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六回 獻妙計卜大武陳詞 去詐降謝志山受騙

話說王守仁收服了卜大武，一枝梅等已剿滅了華林、漳州等寨，便合兵一處，進攻南安。一路上浩浩蕩蕩，真是秋毫無犯，不愧王師。在路行程非止一日，這日已離南安不遠，即命安營。當有各將進帳參見。王守仁還禮已畢，便問卜大武道：“爾可知南安、橫水、桶岡三寨，何處最為險要，何處次之？這三寨之中，以何寨最易攻剿？你可細細談來。”卜大武道：“南安、橫水、桶岡三寨，以桶岡最為險要。這岡嶺四面皆山，環抱如桶，所以起名桶岡，賊首謝志山就住在這裏面。四面山上皆有播木炮石；並高設煙墩，以為號令。守山嘍兵見有官兵前往，便于煙墩內放起煙來，裏面就知道預備。且不識路徑者，往往遭彼埋伏，因那岡外四面，在外面遠看，皆有大路可通裏間，其實那些大路皆是死路，萬不可進。如果由大路進去，必遭埋伏無疑。岡內出入，皆由小路。那小路實不易行走，不但羊腸曲折，而且荊棘橫生。官兵屢剿失利，亦皆由此。賊首謝志山又多謀有勇，凡有官兵前來攻剿，他類皆以逸待勞，不肯輕于接戰；就便兵將奮勇進攻，他將招術炮石打下，任你再驍勇，總使你不能前進；再不然，將官兵誘入大路裏面，只要進了谷口，他便放起地雷、火炮，將官兵轟死殆盡，他仍安然無恙。地勢之險，莫險于桶岡；埋伏之多，亦莫多于桶岡。能先將桶岡攻破，其余橫水、南安皆不足慮。”

王守仁道：“據你所說，桶岡是最難攻了？”卜大武道：“不但難攻，而且謝志山手下有兩個賊目。一喚飛天虎馮雲，慣用兩柄生鐵虎頭拐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；更兼他能半空飛走，又有二十四枝袖箭，能于半空中施放，打人百發百中。一喚賽花榮孟超，慣用一杆爛銀槍，雖不比馮雲驍勇，卻也不弱，惟最他的弩箭極其利害，他平日在山中無事，專以飛禽作為箭靶。他這弩箭，不但百步之外射人百發百中，而且是連珠箭，一箭不中，連著射出來，任你會讓，總要中的。若中一箭，七日之內，必然送命。原來他那弩箭上是用毒藥煮過，只要射中敵人，受傷之處登時發癢起來，然後潰爛，七日之內，爛見心肺而死。元帥若要攻剿，必先將此兩人擒獲過來，然後此寨即不難破。再不然，能將他兩人袖箭、弩箭盜出，使他無此暗器，也就易于為力了。”王守仁道：“本帥就差你前去，盜那件暗器何如呢？”卜大武道：“元帥之命，本不敢辭，怎奈平時只會馬上，不會飛檐走壁，盜那暗器須有飛檐走壁的本領，纔能盜得出來；不然，不但徒勞無功，且恐有誤大事。某卻有一計，元帥主裁，如果可行，當竭力報效。”

王守仁道：“你既有妙計，不妨說來。如果可行，也不負你投誠之志。將來剿滅之後，本帥當奏知聖上，論功行賞。”卜大武道：“現在某雖已投誠，謝志山那裏必不知道，某即擬率領所部，抄出桶岡之後，前去詐降，即說大庚為元帥攻破，諸人已死，無處可歸，因此盡殺嘍兵，前來投降，望他安止，他必可相畜。那時某即作為內應，一面請元帥揀眾將中有能飛檐走壁者，至少四人，扮作嘍兵模樣，暗藏利刃，雜入某所部以內，一齊上山，得便行事。如此而行，似覺較為妥當，不識元帥意下如何？”王守仁聽罷，當下說道：“所言正合吾意，即照爾所說去辦便了。惟最爾宜機密，不可洩漏。本帥卻有一件可慮，爾雖絕無異心，但不知爾所部嘍兵，到了那裏，可否不生他意？”卜大武道：“此事某雖可保，惟慮元帥不能深信，莫苦就于元帥部下撥發一兀精銳，充為嘍兵，在元帥既可放心，某亦放膽前去。但元帥必須堅令所部。若山上有人盤問，萬萬不可稍露馬腳，要緊要緊！”王守仁道：“此計最善，本帥即挑撥精銳一刃，給你帶去便了。”當下便命徐鳴皋、一枝梅、狄洪道、周湘帆、包行恭、徐壽六人，扮為嘍兵，各藏利刃，隨同卜大武前去，“務要小心，將袖箭、弩箭盜出，能再就近行事更妙；設若不能，萬萬不可躁進，可趕即回營，再設良計。”徐鳴皋等一面答應，一面說道：“元帥但請寬心，末將等只慮不能入山，既到山內，自可見機而作，能隨時就近將賊首捉住、搗毀巢穴更妙；萬一不能。末將等自當遵命，斷不敢因躁進而致誤大事。”王守仁見說大喜，徐鳴皋等亦即退出大帳，回至本帳。

徐鳴皋與大家計議道：“我等既然前去，必須將他兩件暗器盜回，方顯我等本領。

慕容賢弟與包賢弟可去盜馮雲的袖箭，我與徐壽去盜弩箭，狄大哥與周賢弟作為接應。

包賢弟可再將那雞鳴斷魂香分給與我與慕容賢弟兩人一用，以便易于著手。”一枝梅道：“我可不要。我自有一種薰香，你帶便了。”六人計議已畢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，即挑選了一兀精銳，又扮作委頓情形。徐鳴皋等也就改扮停當，外穿嘍兵號褂，內襯緊身衣靠，各藏利刃暗器，即于當日拔隊，故意抄由桶岡後路而進。走了一日，已到桶岡山後，當由卜大武打了暗號，守山嘍兵知道是自家人，即問明來歷。卜大武在山下喊道：“你快去與你家大王說知，你就說大庚山卜大武前來，有要話面說。”那嘍兵趕即飛奔大寨，去報謝志山知道。謝志山一聞是大庚山卜大武前來，有要話面說，也就即刻相請。那嘍兵得令，隨即飛奔下山，向卜大武說道：“咱家大王有請。”卜大武聞言，即命所部一刃精銳暫在山下等候，他便一人上山。走到半山，已見謝志山率領馮雲、孟超迎接出來。謝志山一見卜大武那種情形，便問道：“賢弟如何這等狼狽？”卜大武道：“一言難盡，且進裏面細談便了。”

謝志山等三人當邀卜大武進入大寨，彼此行禮已畢，各人分賓主坐下。謝志山問道：“賢弟到來，莫非大庚有什麼意外之變麼？”卜大武見問，登時二目圓睜，雙眉倒豎，發怒罵道：“只因那王守仁這狗官，帶領大兵前去剿滅。第一日官兵分三路進攻，一路打前山，兩路分打東、西盤谷、夾谷。大哥即率我等，也就分頭下山迎敵。及與官兵交戰，見那些將士皆非我等敵手，不過數合，已將各將士打得大敗而回。大哥與我等見此情形，卻毫不介意，以為仍如前次官兵。第二日官兵又來索戰，我等下山迎敵，還是如此。一連三日，皆如此情形，我等更加不以為意。那知王守仁這狗娘養的，卻用了驕敵之計，將我等暗暗穩住，使我等無心防備，他卻暗使猛將于第五日分了四路：三路來攻前山東、西兩谷，一路暗暗抄出山後，由羊腸谷而進。沿路縱火，先將寨柵焚燒起來，斷了我等歸路；然後由山內殺出，裏外夾擊。就此一陣，可憐我大哥以及胡、任、郝三位兄長，皆死于非命。小弟幸虧逃得快，率領了兀余敗殘兵卒，逃出境外。因想此仇不報，何以為人？又思無處可奔，只得率領嘍兵投奔到此。還望兄長可憐眾家兄弟死于非命，看顧小弟無路可歸，收畜帳下，一同報仇雪恨。聞說王守仁那狗娘養的，不日即要進攻到此。等他來時，皆要仗兄長大力及馮大哥、孟大哥二位神藝，並合迎敵，務要將他殺得個片甲不存，一來為小弟那裏眾家兄弟雪恨，二來也可使他知道兄長的神威，不敢藐視。”說罷納頭便拜。

謝志山聽罷，只氣得三尸冒火，七孔生煙，跌倒地下，昏暈過去。畢竟謝志山有無性命之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